

中 國 皇 帝 女 后 百 儒

廣 漢

卷一



ONE HUNDRED BIOGRAPHYS
OF THE EMPERORS AND
EMPRESSES IN CHINA

中国皇帝皇后百传



咸

丰

远方出版社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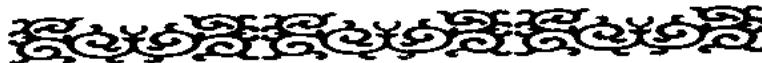
第一章 射偏了的箭	(1)
第二章 万事开头难	(13)
第三章 都是上帝惹的祸	(28)
第四章 重用汉臣	(47)
第五章 梦断天国	(67)
第六章 后宫风云	(114)
第七章 公使驻京	(135)
第八章 火烧圆明园	(157)
第九章 仓惶北狩	(174)
第十章 国事如蜩	(202)
第十一章 总理衙门	(251)
第十二章 捻军起义	(269)
第十三章 临终顾命	(382)

0A245/6/



第一章 射偏了的箭

咸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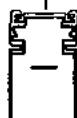


—

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1831年7月17日),时已夜半,圆明园湛静斋全贵妃钮祜禄氏的寝宫内,忽然传出几声婴儿的啼哭声,道光帝的第4位皇子降生了。

消息传到养心殿,年近半百的道光帝喜出望外,当即含泪赐名奕许。道光帝的喜悦欢欣不是没有理由的。此前,道光帝本来已有个皇子。次子奕纲、三子奕继早亡。皇长子奕纬,最受道光帝的宠爱,长至23岁,已经落落成人。一日,奕纬的师傅某太史强逼其背诵经书,告诉他:“好好读书,将来好当皇帝。”奕纬终究是个孩子,不耐烦地顶撞道:“我将来作了皇上,先杀了你。”此事为道光帝所知,当即召见大阿哥奕纬,奕纬刚刚跪下请安,道光就气愤地踢了他一脚,正好伤及下部,没过几天就死了。三皇子的相继死去,使年近半百的道光帝悲痛万分,对于皇朝未来的继承大事隐怀不祥之光。惟一令道光帝稍感欣慰的是,皇长子过世时,全贵妃钮祜禄氏和祥贵人均已身怀六甲,如能生得男婴,亦堪来日大用。

在道光的群妃众贵当中,全贵妃钮祜禄氏最受宠爱,她年方23岁,年轻貌美,体态轻盈,楚楚动人。其父是承恩公顾龄,曾仕宦苏州,钮祜禄氏随父同行,倍受江南水浸染熏陶,聪慧绝伦。道光初年人官,赐号全妃。后因宠连得晋封,道光三年(1823





年)册封为全妃,五年晋全贵妃,成为后宫中红极一时的人物。但聪明的全贵妃清楚地意识到,仅凭自己的姿色取得道光的爱只是暂时的,要想永久的确立自己的地位,非走“母以子贵”一条路不可。

道光十年五月(1830年6月),道光帝召幸全贵妃,不久,便怀上了胎妊。她满心欢喜,盼望自己能生下一位男婴,来日上大阿哥,自己也不枉活一生。一日,全贵妃从小太监口中得知,几乎与她同时,祥贵人也怀上胎妊。听到这一消息,全贵妃面部的笑容顿时消失,急密命小太监偷偷查阅宫中召幸皇妃档。

原来在清代皇宫内,皇后之下,有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等,分住几个宫。皇帝住在养心殿,每晚让值更太监唤某妃来,未经允许,其他人不敢随便来。敬房事要有记载,某年某月某日某妃来住,以便查考。小太监偷查密档后,旋即密报全贵妃,祥贵人的胎妊比她早有月余,全贵妃大失所望,她知道,皇帝选大阿哥虽然以贤不以长,但在顺序上前列当然是占有一定优势的。

道光十一年四月(1831年5月),皇长子奕纬被道光误伤身亡后,前三皇子尽失,全贵妃更加敏感地意识到皇四子位置的重要性,她知道,年迈半百的道光帝连丧三子,急盼得子以继承皇位,谁能尽快填补道光这一空虚的心理空间,谁就有可能在未来皇位继承竞争中获胜。想到这里,全贵妃早生皇子的念头愈发强烈了。

一天,宫中御医又来给全贵妃诊察胎儿,全贵妃见左右无人,便小声问道:“不知这腹中是女是男?”因全贵妃平素在宫中颇会联人,与这御医非常熟识,因此,御医顺口答道:“当然是真龙天子了。”全贵妃听罢,大喜,急忙又问:“此胎儿可否早降生月余?”御医听罢,大惊失色,跪地叩头,连说:“使不得!使不得!皇子虽可早生,但不足月,定会早亡,奴才要杀头的呀!”这边御



医已吓得汗流浃背，谁知贵妃却早已心花怒放。

次日，全贵妃又特召御医入密室，对御医说道：“我想让皇子早点降生，来日如能得继大统，我必重赏，你究竟有何办法。”御医答道：“奴才并无妙法，只有从今日起服用奴才祖传的保胎速生药，皇子便可提前降生，只是……。”全贵妃明白御医的意思，笑着连声说道：“那就不是你的责任了。自然不必多虑。”

于是，从这日起，全贵妃每日遵医嘱服下保胎速生药物，不多时日，便觉得腹中燥热，那小东西也在腹中舞拳弄棒，大有敲门欲出之势。到六月初九日，移住圆明园湛静斋的全贵妃忽觉腹中疼痛难忍，经过一番“苦斗”，终于生下了皇四子，道光帝赐名奕詝。因连丧3子，道光帝为皇子起名时，曾颇费心机，前3位皇子的名子均用“糸”字旁，而皇四子则用了“言”字旁，道光实际上是把奕詝视为皇长子，倍加喜爱。

6天后，祥贵人也生下了一个男婴，是为皇五子奕詔。果然不出全贵妃所料，奕詔降生后，道光帝虽然也很高兴，但其兴奋程度与奕詝降生时已不可同日而语。

后来，皇五子奕詔不为道光所喜爱。而全贵妃虽然为道光生下的是个早产儿，日后体弱多病、寿命不长，但却在皇位继承大战中赢了第一阵。

二

在封建时代，皇宫内嫔妃的地位常常依赖于其子的地位，正所谓“母以子贵”。钮祜禄氏当然明白这一点。她知道，只有让自己的儿子成为皇太子，继而登上皇位，自己的地位才能巩固。道光二十年间，道光帝一共有四个儿子，即10岁的奕詝、10岁的奕詔、9岁的奕詢、1岁的奕詼。在四个皇子中，奕詼尚小，奕詔又生得“状貌粗拙”，平日“动止率略”，不为道光帝喜欢。所以，有希望继承皇位的就是四子奕詝和六子奕詢。



奕詝和奕訢各有优势，奕詝年长1岁，而奕訢却“天姿颖异”，甚为道光帝钟爱。所以钮祜禄氏所担心的就是奕訢。她知道，奕訢一旦登上皇位，其生母就会扶摇直上，那她的地位也就难保了。

可是，事情的发展偏偏违反意愿。道光二十年（1840年），钮祜禄氏听到传闻，说道光帝欲立奕訢为皇储。她实在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皇后的儿子不能立上皇储，偏偏要立一个妃子的儿子。听到这个传闻后，钮祜禄氏饭吃不下，水喝不进，越想越恼火。在寝宫憋了三天，最后想到了破斧沉舟的宴毒计。

一天，钮祜禄氏在自己的宫内，摆了一桌美味佳肴，请皇子们都来品尝。钮祜禄氏欲在皇子们进食时，毒死奕訢、奕誴，便在鱼中下了鸩毒。在奕詝三人坐在桌前准备动筷的时候，钮祜禄氏把奕詝叫了出来。

“我儿，一会儿吃菜时，不要吃鱼。”

“为什么？”

“那鱼是做给六阿哥吃的。”

“那为什么我不能吃？”

“不为什么，不让你吃，你就别吃。”

“不！你不告诉我，我就吃。”奕詝耍起了性子。钮祜禄氏没有办法，就把实情告诉了奕詝。奕詝听罢，睁大了眼睛好半天没说出话来。要知道，奕詝同奕訢、奕誴从小一起长大，现在又同在上书房学文习武，兄弟几个是蛮有感情的。现在怎么能眼看着他们被毒死呢？

正在这时，奕訢、奕誴在里面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大声喊道：“四哥快来呀！”

奕詝耷拉着脑袋来到了桌前。皇子们开始进餐了。奕訢、奕誴有说有笑地品尝着，一会儿说“这个香”，一会儿说“那个鲜”，吃得津津有味，这时奕誴两眼直瞪着那道鱼菜发愣。此刻，奕訢伸过筷子夹鱼了，筷子还没碰到鱼上，桌下就挨了一脚，直



疼得奕诉“哎哟”了一声，奕䜣并不理睬他，两眼还是盯着那鱼菜。隔了一会儿奕𫍽来夹鱼时，桌下也挨了--脚。这两脚使奕诉、奕𫍽都悟出了门道。结果两人谁也没有再吃这道鱼菜。钮祜禄氏的阴谋也就没有能够得逞。

当时孝和太后还活着。太后听到了此事大怒。立刻下令赐钮祜禄氏死。道光帝听说后，急忙从前宫跑回，替钮祜禄氏求情。无奈皇室家法森严，太后又执法如山，道光帝无计可施。钮祜禄氏徘徊良久，最后不得不投缳白宫门，自缢而死。

史书对此多有隐秘，只曰“暴崩。”

三

奕䜣是道光帝旻宁的第四子，在他出生前的两个月，业已成人的23岁的皇长子奕纬忽然暴死，道光帝悲痛欲绝，忧惧日后果位继承无人。因此，奕䜣降生后，倍受道光帝的喜爱，视之为理想的皇位继承人。

5岁时，便给奕䜣请来名师杜受田在学理文法上好生调教。稍长，道光帝为培养其武功，经常让奕䜣演习枪法。并时常带奕䜣等皇子游猎南苑，策马扬鞭，张弓搭箭，意在养成尚武精神。

一日，道光帝又带诸皇子出猎，平素出猎时，奕䜣多稳重持中，今日则不知为何兴奋异常。骑至南苑丛林深处，乱草中突然窜出一只野鹿，与马队擦肩而过。奕䜣见状，拍马掉头便追，怎奈他操之过急，转头时身体失去平衡，惊呼一声，跌落马下，昏迷不起。

道光帝大惊，急回宫抢救，才知伤及股骨。经上驷院正骨医生治疗，很快可以下床行走，但接骨稍有错位，行路颇感不便，竟落下一个跛足的下场。这次马失前蹄使道光帝伤心至极，此前，他视奕䜣为最理想的接班人，现在奕䜣成了一个跛子，作为真龙天子，形象大打折扣，这使道光帝在日后皇位继承者的选择问题



上，长期犹豫，久决不下。

四

道光十六年（1836年），按照皇室的规定，奕詝满六岁，开始进入乾清门北侧的上书房读书。上书房里的课程安排是：上午学习汉字诗词文章，儒家经典以及历代政治史迹。午后，由满洲师傅教授满语满文，蒙族师傅教授蒙语蒙文。然后不断要学习骑射、技勇，至日落方休。为什么学习汉文化，是自不待言的。汉文化是中原的传统文化，已有五千年历史，其发达程度远远高于少数民族文化。要治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国家，就非学习汉文化不可。清代入关后，早在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就已经掌握了汉文化。学习蒙语蒙文，则是为了加强对蒙古的笼络，当时满族贵族仍然坚持着与蒙古贵族的政治联姻，所以需要学习蒙语蒙文，学习满语满文则是为了继承本民族的文化。至于学习骑射、技勇，则是为了保持和发扬本民族骁勇善战的传统风俗。

学习这些课程，奕詝一直很用心，很努力，特别是对于骑射以及棍棒刀枪，尤有兴趣。这时候，同奕詝年龄差不多的只有奕訢。所以，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骑技以及枪法、刀法。一天，奕訢向奕詝提议说：“我们一起编一套刀法、枪法如何？”奕詝欣然同意。于是，两人就开始了琢磨：我这一枪刺过去，你怎么防，你这一刀砍过来，我怎么挡。两人你一来我一去研究了好几个月，终于编出了一套枪法和刀法。枪法共28势，刀法共18势。一天，两人来到了道光皇帝面前，把他们编创的枪法和刀法，认认真真地演练了一遍，直看得道光连声叫好。高兴之余，道光皇帝特御赐这套枪法为“棣华协力”，御赐刀法为“宝锷宣威。”道光皇帝心里想：将来的皇位继承人就要在这两个皇子中产生，不管谁继承皇位，另一个都要戮力协助，所以道光皇帝给两人创编的枪法刀法这样命名，等于深情地叮嘱：你们兄弟间要协力呀！这样



才能宝刀不老，国威永振。

五

清代以前，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实行的基本上是嫡长子继承制。即在诸多皇子中，立嫡不立长，在嫡系子孙中立长不立贤。这种制度的建立及实行，尽管保证了政权的平稳交接，但也带来了一个明显的弊端：嫡长子在诸皇子中并不都是才智出众者，一些智力低下，昏庸无能之辈在这种制度的庇护下登上了皇帝宝座，有的给当朝的统治留下了深深的祸患。

清朝建立后，为避免上述弊端，有意废除了这一制度。清朝入关前两代继位的君主，太宗皇太极和世祖福临，既不是长子也不是明立的太子。入关后，也未预立太子。常常是皇帝临终时，在皇子中诏命一位贤能者嗣位。雍正帝继位后，为防止诸子争立，各树朋党，互相残害，建立了秘密建储制度，即由在位的皇帝对全体皇子作长期默察考验，选定之后，以朱笔书名，密定为储，藏之锦匣，悬置于乾清宫最高处“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当皇帝病危时，当众开启，册立皇太子。

秘密建储制度的创立，虽然避免了皇子之间的猜疑丛生，但储位之争依然存在。咸丰皇帝继位前同其弟奕詝之间的争夺，就表现得十分激烈。

道光皇帝是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开始考虑立储的。这时有资格充当皇太子的有五人，四子奕詝、六子奕詢、七子奕譞、八子奕詒、九子奕譞。当时奕詝16岁，奕詢15岁、奕譞7岁、奕詒3岁，奕譞2岁。奕譞、奕詒、奕譞年龄尚小，加之生母地位较低缺少竞争实力，有条件参加竞争的是奕詝和奕詢。

在奕詝和奕詢之间，究竟选哪一个为皇储，道光皇帝还犹豫未决。为了考察他们的品行与能力，一年春天，道光皇帝命诸皇子去南苑较猎。奕詢平时愿意舞刀弄枪，骑射技术高超，这一点

奕詝自愧不如。于是临行前，奕詝去上书房向其师傅杜受田讨计。杜受田亦早有意辅佐奕詝登上皇位，并对道光帝的心理作过揣摩。面对即将开始的围猎较量，杜受田认为只有如此这般才能斗败奕訢，于是给奕詝出了一个绵囊妙计。

南苑是皇家的围猎之地，位于北京郊处。这时正值谷雨，路边的垂柳已披上了绿装，一簇簇野花散发着醉人的芳香。正襟危坐在高头白马上的奕訢，昂首挺胸，双目远眺，眉宇间透出一股傲气。他心想，此番狩猎较量，我乃如鱼得水，最后一定能以最多的猎物，博得父皇的欢心，那时，皇储就非我莫属了。

到了南苑围场，皇子们带领自己手下的人分别开始了围猎，奕訢果然身手不凡，他骑的白马快如飓风，他拉的银弓满似圆月，只一番功夫，就猎获几只鹿和野兔。正当奕訢等人骑射的兴致正浓的时候，忽然发现奕詝正默坐在一旁，其手下人也在奕詝身边垂手侍立，不觉心中纳闷，便驱马来到近前，探问其故，奕詝答曰：“我近日身体不适，不敢随意驰逐。”

日落时分，皇子几人带着各自的战利品，回到宫中向父皇禀报战绩，并献上猎物。果不其然，奕訢所得猎物最多，心里也最为欣喜。皇子中独奕詝一无所献，道光皇帝不解，问其缘故，奕詝答道：“儿窃以为现在正是动物繁衍孕育下一代的时候，我不忍心在这个时候杀死它们，并且我也不愿意以骑马射猎这些小的技艺，与兄弟们争个高下。”本来，道光皇帝看到奕詝一无所获，心里有些不高兴，但听到奕詝讲出这番话来，顿时眉开眼笑，连声说道：“我儿果然有君子的气度。”

经过这番围猎较量，道光皇帝初步有了意向：立奕詝为储。

六

道光皇帝是个办事优柔寡断的人。虽然经过南苑校猎，他已经决定把皇位传给奕詝。但不久，他的心里又不平衡起来，因



为他毕竟非常喜欢奕詝。是的，奕詝自幼活泼好动，聪明伶俐，不论学文还是习武，他总是学得最快，记得最牢，运用得最好。从这样两项殊荣上就可以看出道光皇帝是如何偏爱奕詝了。一是道光皇帝看到奕詝读书能得大旨，曾亲自为其书斋题写了“乐道书屋”四字匾额，这是其他皇子都没有得到的。二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道光皇帝为了奖励奕詝的武功，特赐给奕詝一柄金桃皮鞘白虹刀，准许他永远佩带，这也是其他皇子所没有享受到的殊荣。另外，从奕詝生母的升迁上也能看到道光帝对奕詝的钟爱。奕詝生母原来只是位于宫内第五位的妃子。道光十四年（1834年），也就是奕詝两岁时，她超越了和妃、祥妃，被晋封为贵妃。孝慎皇后死后，她在宫中居第二位。道光二十年（1840年），孝全皇后暴卒后，她便总摄六宫之事，成了实际上的皇后。

由于对奕詝的偏爱，道光皇帝决定再给奕詝一次机会，考察一下奕詝和奕詝的品行。一天，道光皇帝将两个盒子放到两个皇子面前。这两个盒子，一个是金的，一个是木的。金盒上雕满了姿态各异的龙，龙体闪烁着光芒；木盒上刻着麒麟，也被漆的黑亮。道光皇帝指着两个盒子说：“这两个盒子，我儿各选一个”。奕詝和奕詝听了这话互相看了一眼。奕詝平静地说：“六弟先选吧！”奕詝听了这语，也不谦让，伸手将金盒抓在手里。

从这件小事上，道光皇帝感到还是四子奕詝仁义憨厚，六子固然聪明，可是人品不如其兄，于是下决心把皇位传给奕詝。

七

经过南苑校猎和两盒选择，道光皇帝已经决意让奕詝继承皇位了。但有时还觉得亏了六子奕詝，所以，迟迟没动朱笔。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道光皇帝病体缠绵，久治不愈，身体虚弱。这时，他感到去日无多，到朱笔书名的时候了。但提起笔

来，心里还是不踏实，想着要写“奕泞”、“奕䜣”两字又往往跳到笔下。道光皇帝心里明白，皇位到底给谁，他没有真正下决心。怎么办呢？道光皇帝想：还是再考察一次吧！这次考察完结，我一定把皇太子决定下来，并书写出来，藏之锦匣。

主意拿定之后，道光皇帝派人到上书房，召皇四子和皇六子入对。入对就是回答皇帝提出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多半是关于治理国家的方略方面的。四子奕泞和六子奕䜣马上就意识到了这次入对的意义。如何对待这一决定命运的考察呢？奕泞和奕䜣都来到了各自的师傅处讨教。奕䜣的师傅是卓秉恬。卓秉恬根据奕䜣头脑清楚，口齿伶俐，学识渊博这些特长，告诫奕䜣：“皇上问什么，就答什么，回答时尽量把道理说得清楚一点，尽量多说、说透。”奕泞的师傅是杜受田。杜受田知道奕泞的口才远不如奕䜣，知识也不如奕䜣丰富，如果正面陈述治理国家的方针，肯定败在奕䜣手中，只有示孝藏拙，才能在道德文章方面战胜奕䜣。于是他告诉奕泞：“皇上召你兄弟二人，肯定要说‘自己身衰多病将不久于此位’这样的话，阿哥听到皇上说这话时，什么也不要说，只要伏地痛哭就行了。”

奕泞、奕䜣二人各自从师傅处讨得妙计，来到道光皇帝的病榻前。果不其然，道光皇帝先悲哀地述说了自己的病情，然后让两个皇子分别讲一讲，他死了以后，他们怎样治理国家。奕䜣听了问话，便滔滔不绝地讲起治国的方略。奕泞听完道光皇帝的话后，伏地痛哭流涕，直哭得奕䜣讲不下去了，哭得道光皇帝也掉下泪来。最后，还是过来两个内侍将奕泞二人扶了出去。入对就这样结束了。

经过最后一次考察，道光帝感到，还是四子奕泞仁孝，于是下决心把皇位传给四子奕泞了。



八

咸
丰

清代改变子以前的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制度，皇太子由在位皇帝选择皇子中贤能者充任。至雍正年间，雍正皇帝为避免皇子之间出现争储拼斗，创建了秘密建储制度，即由在位皇帝对所有皇子作长期默察考验，选定皇太子后，朱笔书名，密定为储，藏之锦匣。锦匣两份：一份藏于乾清宫最高处“正大光明”匾额后，另一份由皇帝自己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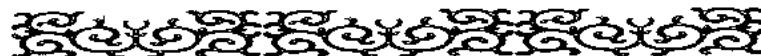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道光帝将立太子朱谕正式写好。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道光帝病笃，自知阳寿已尽，遂把军机大臣等八人召至寝宫，从床内取出装有朱谕的锦匣，递予诸大臣，以便开启出示。然而，诸大臣没有一个敢上前接受。原来事先奕璽生母静贵太妃已知朱谕内容，为阻挠开示朱谕，她指使太监告诉八大臣不许接受锦匣。这里特别是侍郎季昌芝早知朱谕内容，并明白静贵太妃的意图，于是他带头不接锦匣，从中作梗。道光皇帝这时说话虽已经比较困难，但心里尚明白事理，看这一番情形，已经明白一二，顿时大怒，他用手使劲地拍打床铺，好象在说，我还不死，你们竟然不听调遣！几个大臣一见皇上发怒，赶忙上前接过锦匣。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份立储密谕，上面写着两行汉字：“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在后一行汉字的旁边，又书了“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的满文字样。出示朱谕后，只几刻功夫，道光帝宾天。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1850年3月9日），奕詝在太和殿正式即位。次年改元咸丰，开始了清代咸丰朝的统治。

咸丰登基以后，原顾命大臣之一侍郎季昌芝被派任闵浙总督。季昌芝到任不久，即生病卸任。后来季昌芝死的时候，咸丰帝竟朱笔批曰“不恤典”，即清政府不予办丧银两，也不举行任何仪式。以顾命大臣出任总督和以正一品大员卒而不予恤典的



事，在清一代是绝无仅有的。人们在分析此事的时候，都认为，这是季昌芝阻挠接受道光帝锦匣的结果呀！

第二章 万事开头难



—

咸丰皇帝登极之时刚好二十岁，恰是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年龄。当上皇帝之初，他想施展才能，有所作为。于是，他颁诏求言，集思广益。许多朝臣应诏陈言，直谏流弊，纷纷入奏，改变了道光时期“十余年间无一人陈时政得失，无一折言地方利病”的那种“万马齐喑”的局面。道光皇帝不能任人唯贤，“尤虑大权傍落，必择谨善之士佐治。故一时才臣半遭废斥”，唯与曹振镛、穆彰阿“有水乳之合”。咸丰皇帝“求治之心甚切”，登极以后立即求言求贤，应该说是一种进取的表现。

道光三十年二月二十九日（1850年4月11日），大理寺卿倭仁“应诏陈言，上嘉其直谏”。三月初十日（4月21日），通政使罗惇衍“应诏陈言，上伏诏答之。”三月十一日（4月22日）左副都御史文瑞“疏陈四事，并录进乾隆元年故大学士孙嘉淦《三习一弊疏》，礼部侍郎曾国藩疏陈用人三事，均嘉纳之。”四月初七日（5月18日），内阁学士车克慎“疏陈敬天继志、用人行政凡十条，优诏答之。”咸丰皇帝重视群臣的意见。

倭仁，字良斋，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是道光九年的进士，二十四年升大理寺卿。大理寺是清代的一个司法衙门，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三法司”。倭仁在应诏陈言折里，重点讲了用人的的重要性。他说：“行政莫先于用人。用人莫先于严辨君子小



人。夫君子小人藏于心术者难知，发乎事迹者易见。”他从不同角度总结了君子与小人的特点，论述可谓淋漓至尽，勾画得形象逼真。久经官场的倭仁对清政府内部两种不同人物研究是透彻的。

(一)从性格方面看，“大抵君子讷拙，小人伎巧。君子澹定，小人躁竞。”

(二)从对人方面看，“君子爱惜人才，小人排挤异类。”

(三)从志向方面看，“君子图远大，以国家元气为先。小人计目前，以聚敛刻薄为务。”

(四)从气质方面看，“刚正不挠，无所阿向者君子也。依违两可，伺候人主喜怒，以相趋避者小人也。”

(五)从侍君方面看，“谏诤匡弼，为朝廷补阙拾遗者君子也。迁就逢迎，导人主遂非长傲者小人也。”

(六)从奏疏方面看，“进尤危之议，悚动人主之警心者君子也；动言气数，不畏天变，以滋长人君之逸志者小人也。”

倭仁的这段分析，对比妥帖，点中要害，咸丰皇帝阅后认为十分精彩。“疏入，上称其辨君子小人之分，言甚切直。谕嗣后大小臣工，有所见闻，剀切直陈，宜以倭仁为法。”倭仁的陈言直谏，受到咸丰皇帝的充分肯定，而且将他树为各级官吏效法的样板。这对当时的官场显然是很大的振动，鼓励更多人关心国家命运。

罗惇衍，字星斋，号椒生，广东顺德人，道光十五年进士，二十九年迁通政使司通政使。通政使司是掌收各省题本的机关。罗惇衍在道光三十年三月，向咸丰皇帝所陈《端本善俗疏》，主要倡导官场风气的改革。他说：“古帝王立纲陈纪，根源祇在一心。检摄此心，莫先于居敬穷理。居敬穷理，莫先于勤省察。勤省察莫先于观览载籍。圣祖仁皇帝御纂《性理精义》一书，其总论为学之方，立志之要。”他主张以理学治天下，“惟在皇上万几之余，讲习讨论，身体力行之耳。”同时，他倡导广开言路，希望咸丰皇